

抽象文化对文艺创作的启发

马 忠

从综艺喜剧行业剧《技能五子棋》那道无形的“理解鸿沟”，到小红书上由千万笔记共同谱写的“抽象”狂想曲，一场青年文化的集体共振正在发生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徐默凡在《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“搞抽象”？》（《文汇报》2025年10月29日10版）中表示，这未必是表达的“堕落”，网络抽象表达获得的额外解读效果主要来自情绪价值。笔者认为，这股“搞抽象”之风，其意义已超越浅层的情绪价值。

剥开其戏谑的外壳，抽象文化实质是青年一代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回应：它既是认知的适应策略，也是身份建构的语言，更是文化的突围路径。传统线性表达在信息爆炸时代有时失语，抽象文化以碎片化、反逻辑的方式，构建了一套高效的“暗号”系统。从荒诞达观，到精准自嘲，这并非简单的情绪宣泄，而是青年认知模式与时代节奏的深度适配。其打破传统套路化叙事规则的创新特质，为喜剧、电影等文艺创作提供了启示。

叙事逻辑可从“线性闭环”转向“碎片共振”。抽象文化证明，碎片化、反逻辑的叙事能更精准地捕捉当代人的精神世界。其优势在于，它不再依赖严密的因果链条，而是通过建立强烈的情感聚焦，让观众在看似跳跃的场景中自行完成意义连接。综艺喜剧行业剧《父亲的葬礼》，以“儿子回忆父亲”这一主线，将企业家、科学家、外星人、古希腊哲学家等一系列荒

诞角色有机串联，彻底打破现实逻辑的束缚，却通过“每个人心中的父亲都是多面且神秘”的共鸣，让观众在碎片化的荒诞场景中读懂父子关系的复杂性。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更是将“抽象现实主义”融入叙事，用小妖怪的职场困境映射当代青年的生存焦虑，以符号化的情节与反套路的结局，替代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线性叙事，既保持了对现实的观照，又通过抽象表达实现了精神抽离感，成为今年暑期档爆款。

受众关系可从“被动接受”转向“圈层共建”。传统文艺作品多由创作者单向输出价值观，而抽象文化的流行证明，让观众成为“文化共建者”能极大提升作品生命力。“彪学”的兴起便是生动案例，观众通过解构电视剧《马大帅》中范德彪的台词与行为，赋予角色新的时代内涵，使作品突破原有叙事边界，形成跨圈层的文化共鸣。电影创作中，这种“共建逻辑”同样适用，创作者可在作品中预留抽象符号接口，如电影《功夫》中周星驰的“无厘头”台词被后续观众不断解构复用，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化梗，本质上是完成了从“作品输出”到“圈层共创”的转化。这启示创作者，可主动构建可解读、可二次创作的抽象符号体系，让观众在解码与再创作中获得身份认同，使作品生命力持续延伸。

价值表达可从“直接说教”转向“荒诞解构”。用荒诞与反讽进行隐性表达，往往比说教更能引发共情。例如，有短

视频扎根现实生活，用“女乘客遗落物品引发彩礼争执”等反逻辑情节，荒诞解构了年轻人的婚恋观与人际信任危机，比直接叙事更具冲击力。电影创作中，这种思路可打破“非黑即白”的价值表达，如避免对工作和生活直接“控诉”，转而用抽象化的叙事规则与荒诞情节，让观众在笑声中自行领悟生活真谛，这种“润物细无声”的价值传递，更符合当下的年轻人的接受心理。

读懂抽象文化，是理解当代青年生存逻辑与文艺未来走向的关键。其对传统叙事规则的打破为创作带来三点启发：用碎片化内容引发共鸣，以圈层共建激活受众参与，借荒诞表达重构价值传递。我们不应仅视其为情绪释放，更应看到其创作革新意义——在尊重青年文化创新的同时，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与主流价值观，让抽象表达成为连接时代情绪、传递深刻内涵的桥梁。这既保持先锋性，又赋予作品持久生命力，是对抽象热潮最恰当的创作回应。

当然，我们也需警惕抽象文化走向极端的风险。当无厘头沦为低俗恶搞，当反叛偏离主流价值观，抽象表达便会失去其文化价值，沦为空洞的娱乐狂欢。文艺创作同样需要把握边界，抽象并非脱离现实的无的放矢。因为，脱离现实的抽象，终将如纯粹的抽象绘画般陷入“过度失焦”的困境，难以形成广泛共鸣。

双塔

文化

细品林黛玉魁夺菊花诗



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八回插图

曹雪芹先生虽是以小说家的身份而广为人知，但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：诗人。

诗人曹雪芹来写小说《红楼梦》，他的作品里自然会呈现一份有如新桐初引的诗境，会出现一些精彩绝伦的诗词歌赋。我从小喜读唐诗宋词，《红楼梦》里的主人公隔三岔五就作出很出色的诗，这让我格外欣赏书中作诗的场面。

最让我读之不尽的，是第三十八回“林潇湘魁夺菊花诗”的场景——这一回内容主要讲史湘云在薛宝钗资助下主办了菊花诗会，她先邀贾母、王夫人等人赏桂品蟹，等长辈们散去后请诗社成员们饮酒赋诗。在这次诗歌竞赛中林黛玉大展诗才，一举夺魁，包揽了赛事的前三名。

这一场面为何经典？

这次菊花诗会选择的地点十分妥当。原来诗会定在藕香榭。四面有窗的藕香榭盖在池子当中，不只光线好，且眼睛望着河水挺舒服。另外附近山坡下桂花也开了，坐在水榭里被秋风吹着，桂花香包围，感觉非常惬意。所以当凤姐伶牙俐齿地说出在藕香榭设宴的诸般好处时，贾母马上说：“这话很是。”当然我也觉得藕香榭不错，除了是这个地方方便于观景、设宴，还因为它本身蕴藉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美丽。书里说它并非单一的一个水榭，而是一处由水榭、小亭子、长廊和竹桥共同构成的建筑，这就很吸引人了。你想，秋高气爽的日子，大观园年轻的才子才女们先是跨上叽叽作响的竹桥，再穿过曲折的长廊，走累了便去小亭子里喝杯枫露茶，然后气定神闲来到水榭大厅落座，悠悠地喝合欢花酒、品稻田螃蟹，这样的场景很有画面感吧？

画面唯美，这是我爱看菊花诗会的第一个原因。

这次诗歌竞赛中，每位选手都拿出看家本领参赛，这让场面充满了张力，很有看头。我们稍稍回忆一下其他几次诗会，就会发现那五回参赛者们并未竭尽全力。比如海棠诗会中，众人酝酿作诗只是“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”；黛玉或扶梧桐，或看秋色，或和丫鬟们嘲笑；赏雪诗会中参赛者们更抱了一种游戏的心态，读者找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绞尽脑汁构思的叙写。菊花诗会迥然不同，作者用了足足300字的篇幅来描写参赛者们构思的场面：宝钗是俯在窗台上掐了桂花蕊逗游鱼；湘云是默默出神；探春和李纨惜春是立在垂柳荫中看鸥鹭；迎春独在花荫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；宝玉是时而看黛玉钓鱼，时而跟宝钗说笑两句，再过些时候又看袭人等人吃螃蟹，自己也陪她饮两口酒；女主人公黛玉思索的样子则写得更详尽，她先是“拿着钓竿钓鱼”，再放下钓竿，走至座间，拿起那乌银梅花自斟壶来，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斟酒，觉得黄酒不对脾胃，宝玉又命人“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”……总之选手们打起了十二分精神来参赛，这便让读者对这次竞赛充满了好奇：大家铆足了劲儿赛诗，而且各自创作水平都不低，那么最后究竟谁能夺魁？回目上说黛玉得了第一，可她到底是怎样击败其他选手的？

情节大有悬念，这是我爱读菊花诗会的原因之二。

作者将林黛玉包下诗赛冠亚军的过程写得真切，让人读起来甚是信服。

我们知道有些都市剧之所以让观众看不下去，很大原因是剧情有悖常理，给人以随意编造之感。曹公能将黛玉夺魁经过讲述得非常合理、非常自然，没有丝毫信手编造的痕迹。作者是这样叙述的：第一个场面，黛玉一口气呵成写下了《咏菊》《问菊》《菊梦》等三首非常棒的菊花诗，其精彩程度远在宝钗等人之上。第二个场面，评委李纨略一思索，便评判黛玉的三首菊花诗为本次赛事的前三名，探春、湘云、宝钗的次之，宝玉的陪尾。同时给出了林潇湘“题目新、诗也新、立意更新”的获奖评语。当黛玉谦逊地讲自己的诗也不好，到底伤于纤巧些时，李纨马上道“巧得却好，不露堆砌生硬”。第三个场面，评奖结果刚出来，林黛玉立即诚恳地说，她觉得湘云有两句菊花诗甚好。在她的带动下，探春亦真心实意地夸起了宝钗诗作的佳妙之处——读了这段文字后，聪明的读者立刻领悟到林姑娘夺冠的几个理由：其一，作品的实力过硬；其二，她的三首菊花诗风格很对评委的心思；其三，她很有同理心，得了冠军之后仍不忘照顾失意者的心情。总之黛玉胜出这个桥段，作者写得合乎情理，经得起反复推敲，让读者不得不拍案叫绝。

情节合理，逻辑严密，是我乐于品读菊花诗会的原因之三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。

阅读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的场景，真如品尝一枚南方青橄榄般有无穷的滋味。

笔墨当随时代

——陈陈相因创作的张力与困境

李 波

“陈陈相因”，出自《史记》，言太仓陈粮叠积竟溢仓外。身为普通读者，我深深偏爱青年作家陈陈相因的作品。她的创作，是冬日老墙缝里冒的新芽——根还缠着往昔的黄土，叶却要碰当代的风。不久前，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、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指导下，山东城市出版社传媒集团联合多所高校举办的2025“文学新势力”青年作家写作大会上，她荣获首届“文学新势力”十大青年作家称号。

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上，她的作品扯着股耐品的劲：一边回望文化的根，一边又和沸腾的现实隔层薄纱。捧读她的文集，墨香里混着北方冻土的凉、都市地铁的潮，这味道，本就是当代文化的鲜活样本。

最动人的，是她死磕的“在地性”。别人在全球化里找不着北，她偏把笔钉在养她的寒疆。写大庆油田，不写工业符号的冷，只写生命热源的暖——抽油机转着，是几代人的体温在流；写东北的雪，雪片下盖着的，是一茬又一茬人的叹息。这书写，像在践行古人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（唐代画家张璪《绘境》）的箴言，只是她的“造化”，是冒烟的工业城邦、没熨熟的自然荒原。

散文《寒疆当归》里，能摸着故乡的实——粗粝，没修饰，不像田园牧歌那样甜，倒像黑土地里的秸秆，根上还带泥。

她笔下的“我”，和汉语长着一张脸，在镜前认自己时，也给漂泊的都市人画了像。把个人的小日子放进大文化语境里，她的字就没陷进私人的碎碎念。

更难得的是她的语言较真劲，像匠人锤打金属，要让老汉字亮出新光。她提出“按字为诗”，诗集《乐园37号》里能看见这份执拗——每个词都被她掂过斤两，把用滥的词汇扔进心泉里洗，洗回原本的活气与光泽。这年头语言越来越糙、越来越快，她这样护着汉语的美，像在闹市里修古瓷，还在瓷上勾未来的纹，格外金贵。

可把目光从语言的微观世界拉开，看作品的精气神与大框架，就见着深坎了。

最核心的缺失，是创新常盯在“词”的巧上，忘了“神”要拓、“境”要造。好比绣工手艺精，在方寸锦缎上绣满奇纹，却没拼成一幅有气、有意的宏大画卷。她不少诗作，意象新得晃眼——“玉娇龙”（诗《玉娇龙》）闪、“萤火虫少女”（诗《我猜想你是萤火虫少女》）亮，“二十世纪浮士德饮鸩之前”（诗《二十世纪浮士德饮鸩之前》）奇，可这些意象堆着，像散了一地的珍珠，没根精神的线串起来，成不了能挂在时代脖子上的项链，勾不起读者心底的共鸣。

可把目光从语言的微观世界拉开，看作品的精气神与大框架，就见着深坎了。

最核心的缺失，是创新常盯在“词”的巧上，忘了“神”要拓、“境”要造。好比绣工手艺精，在方寸锦缎上绣满奇纹，却没拼成一幅有气、有意的宏大画卷。她不少诗作，意象新得晃眼——“玉娇龙”（诗《玉娇龙》）闪、“萤火虫少女”（诗《我猜想你是萤火虫少女》）亮，“二十世纪浮士德饮鸩之前”（诗《二十世纪浮士德饮鸩之前》）奇，可这些意象堆着，像散了一地的珍珠，没根精神的线串起来，成不了能挂在时代脖子上的项链，勾不起读者心底的共鸣。

最核心的缺失，是创新常盯在“词”的巧上，忘了“神”要拓、“境”要造。好比绣工手艺精，在方寸锦缎上绣满奇纹，却没拼成一幅有气、有意的宏大画卷。她不少诗作，意象新得晃眼——“玉娇龙”（诗《玉娇龙》）闪、“萤火虫少女”（诗《我猜想你是萤火虫少女》）亮，“二十世纪浮士德饮鸩之前”（诗《二十世纪浮士德饮鸩之前》）奇，可这些意象堆着，像散了一地的珍珠，没根精神的线串起来，成不了能挂在时代脖子上的项链，勾不起读者心底的共鸣。